

草原三剑客

□巴义尔

画家朝戈、歌唱家腾格尔、作家鲍尔吉·原野被称为“草原三剑客”，大概是仿照那部著名的法国文学作品、大仲马的《三剑客》吧？谁最早称呼他们仨已经很难考证了。且不说是文客还是武客，单说这三个人从草原大漠中兴起，在高手林立的艺术家庄丛中杀将出来，直让圈内外肃然起敬齐声叹服这一点来说，就可以称得上是叱咤艺坛的剑客了。而这三位都是蒙古族，又都在艺术界，所以套用这个称呼还算靠谱，姑且叫“中国艺坛草原三剑客”吧？或者说“艺坛蒙古三杰”，甚至应该说这样的艺术家群体崛起是一种现象，就像这个民族的神秘和古老，完全值得研究。

鲍尔吉·原野在沈阳，路过北京非常态，腾格尔和朝戈虽在北京也没见过面，三人只是彼此知道而已。碰巧我认识这三个人，并且有意把他们三个拢在一起，把三剑客这个名称凿实了，那就等待机会，在我之前没有人这样安排过他们仨在京的“峰会”。终于大家都如愿了，时间是2005年6月16日。这次见面的照片没有发表过，这个过程也从没披露过，距今已经过去10年，他们仨再也没见过，但各自的成果都加厚了，三剑客名副其实。

6月13日，我接到鲍尔吉·原野的电话，说他已经在北京了，住在中国作协的宾馆里等着我的消息。我那时在内蒙古的阿尔山市采访，工作已经进行大部，再住两天也行，但没有我，他们三个就意见不成，人家个个都是大腕儿，都忙，只有都上心才能办成。我立刻决定第二天启程从阿尔山市坐汽车到乌兰浩特，300公里，再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，

19个小时。终于在6月16日赶到了北京，时间是下午1点。

腾格尔的演出多，也最忙，先约他，晚上6点半在满都海餐厅。一向好找的朝戈却找不到了。手机不接，发短信不回……眼看着4点了，距6点半已经很紧了，我还要去中国作协接原野，只有两剑客，还谈什么“峰会”？最后联系了中国社科院的学者、他的朋友毕奥南才知朝戈全家都感冒了，他也在医院输液呢。问我能不能晚点去？

5点到达作协接原野。“我和秋子在一起呢，马上下来”，冯秋子是优秀的散文作家，正好一块去。我们一路顺风地到达了位于中央民族大学北侧的“满都海餐厅”，原来这是腾格尔开的饭馆，他经常喝多了就把当时整个餐厅吃饭的都埋单了，不管认不认识，当然最后都赔了。现在是一个鄂尔多斯老乡在经营，离腾格尔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只有百米之遥。

这样的约会有象征意义，未必要谈什么，又是第一次，我不希望范围太大，当初我以为腾格尔会吆喝一大帮人——明星的周围总是有一大批人马，但腾格尔一个人朴素着就来了，笑眯眯地十分和善。落座后他一口气点了十几个菜，全然不管其他人是否有什么口味之类的。少顷，朝戈带着倦容进来了，头发比我在几个月前见他时更花白更长了，至此，三剑客已经聚齐，大家显然对互相见面很高兴，寒暄之后就开谈。

众人对腾格尔说，我们看见你在《艺术人生》里做客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答曰：“嗨，人家说，把自己的隐私告诉另一个人是傻×，告诉给很多人就



左起：画家朝戈、歌唱家腾格尔、作家鲍尔吉·原野

是‘艺术人生’……他们非要把人弄哭了才算成功，我就觉得没什么可哭的，就是哭也不能在那个地方哭啊。结果他们费了很大劲，又找了两个小孩献歌什么的，把我父母的信也搞来念，结果我没什么反应，他们就觉得很失败，那一段播出时全给删了。”

原野喝多了，很激动，反复地拿出手机来要给远在赤峰的父母亲打电话说“我和腾格尔在一起呢”。无奈这个房间里的信号很弱，甚至没有，原野又不想出来打，这个电话始终就没有打成。腾格尔也顺势犯坏：“这个房间没信号，是谁订的这个破房子！”——就是他订的房间。

腾格尔说，今天很高兴，我就给大家唱一首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吧。没有电声，没有伴舞，就在羊肉和白酒旁边，就在几个蒙古人之间，腾格尔唱得非常“优美”——这个词是人们形容原野的散文时用的：“美的，有点淡淡的忧伤”。接着，腾格尔又唱了好几首歌，一会儿是老民歌，一会儿是他创作的新歌。这样近距离地交谈，欣赏，喝酒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
秋子除了写散文还迷上了跳现代舞，她的作品甚至跳到了欧洲，据说一个作品演出的场次竟达到了70多场，所以她还有一篇散文叫《我跳舞，因为我忧伤》，最后她也跳了一段。

朝戈还是一贯的作风，总要讨论一些诸如哲学、民族之类的高深问题。腾格尔说“咱们谈点别的吧，比如说女人……”众人哈哈大笑，继续喝酒。

终于，输液中的朝戈顶不住了，只能提前回去了，他把带来的新作《敏感者——一个知识分子画家的叙述》送给了大家并签上了名。腾格尔也打电话请人送来了他的新专辑《狼》，里面还附有精美的小画册，他一一签上名后送给大家。原野从外地回来，身上没带书，应允回去再寄。

见面是必要的，气氛是热烈的，意义是重大的，照相是必须的。我张罗了半天，最终的留存除了各自心中的记忆，恐怕就是照片了。我带了当时刚出来不久的佳能20D数码相机，环境简单，只是个小餐馆，

墙上只有一幅原伊克昭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王爷的油画。三个人坐的距离不利于照相，我又不愿摆布，只好将就着拍了。就照片来说不太理想，就事件来说是有价值的。三个人各自有表情手势，很圆满。今后他们可能还会见面的，但这次肯定是首见。

这三位都是蒙古族人，年龄相仿，把他们聚集到一起，谈谈艺术，民族，文化，生活，苦闷，不是挺好吗？于是，我就开始了做书的艰苦过程，进行大量的访谈和整理，已经有了几十万字，至今尚未出炉。但这个过程是愉悦型的、学习型的。我从他们的谈论中不断感受到智慧的火焰，还有比火焰更炽热的民族情感。它们鼓舞着我在电脑前常常坐至凌晨。这是三个男人，但从他们的言谈中，会感到一个沉重的“爱”字，不是小桥流水，花前月下，缠缠绵绵，婆婆妈妈——是一种“大爱”：广博，遥远，苍凉，悲壮。尽管他们三个不是军事家，也没有搏克手般的魁梧，但在内心却是万马奔腾，炽可溶金！我于是被他们感动着，甚至有时也被自己感动着——这个职业让我有幸认识这样一批用嗓音和笔尖怒吼的勇士们，还能记录一些值得入库的历史。

责任编辑 / 兰宁远
摄影 / 巴义尔